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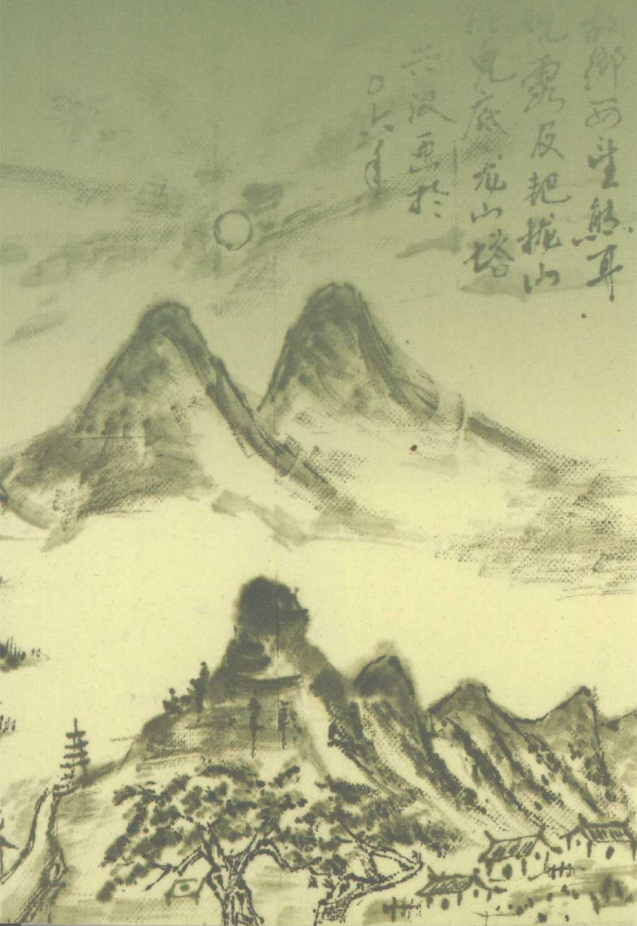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一九七九年从商州移居香港

忆商州农业社

商山半农罗兴汉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罗兴汉◎著



忆商那农业社

罗兴汉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忆商州农业社/罗兴汉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
2006. 12

ISBN 7 - 224 - 07822 - 0

I. 忆... II. 罗...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8297 号

忆商州农业社

作 者 罗兴汉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印 刷 陕西彩云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×1240mm 32 开 8.875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 252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

书 号 ISBN 7 - 224 - 07822 - 0/I·1239

定 价 19.00 元

情乃故多明
月是故多明

高小半農羅興漢布於

香港順農居

二〇五十一月廿八日

把你外里辞走你都不知道，我说我那时里给谁
都没人要。庆幸这次选择正确。一直睡孙武汉
顺利买到往西安票。回孙村里，大家以为我们
去不成了。我说那期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。

原稿紙

第 四 八 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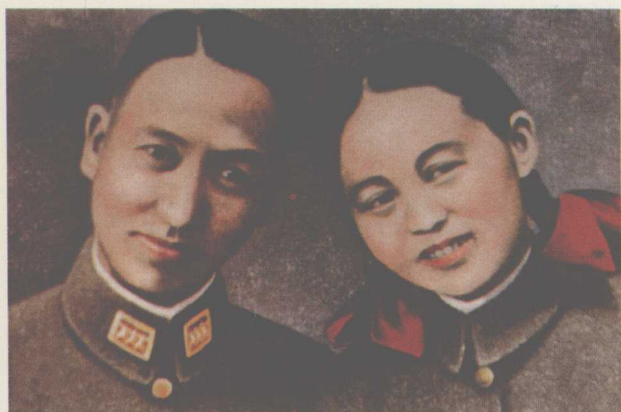
回孙家中，母亲见七个连心的人跪在跟前。
满眼是泪。之后以为永不得见了。现在突然回
到眼前，其情可悲而知，化这一百天里，孩子
照常上学，我和妻子想和大家聊天了去上一晌
子，不要二分，多教在家里教书，土地是这
时包产到户，开社员会我们也去，队长说不给
我家分责任田，心中什么味都有。言只是不解

作者罗兴汉手稿节选

名论世界多么
动荡！故乡永
远是宁静的。

康少农书于香港怀农居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廿八日



作者父亲及生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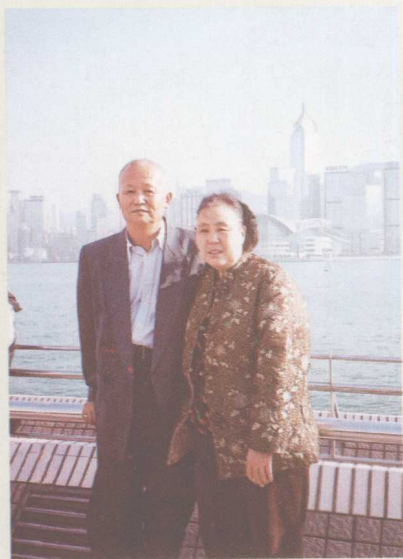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作者罗兴汉一家合照于1974年。
后排左起：作者长女罗晓丽、长子罗晓萌
前排左起：作者妻子李宝凤（怀中为三女
罗晓娟）次女罗晓鸾、作者罗兴汉、次子
罗晓鹤。



「本书作者罗兴汉养母」



「本书提到的爷婆堂，老柜上是祖先牌位。」



「本书作者罗兴汉与太太李宝凤，2002年于香港。」



「作者罗兴汉于故乡陕西商州罗村旧居小院中。」



本书作者罗兴汉夫妇及其弟董健（罗秦琼）夫妇。
左起：作者之妻李宝凤、作者罗兴汉、弟媳肖欣、
弟董健（1979年与妻子于西安移居香港）



作者罗兴汉夫妇及次女罗晓鸾和作者之弟董健于西安。

目 录

农之初/	1
包谷、糊汤、酸菜/	7
炒面/	21
猪/	37
拉柴/	48
学习班/	55
食堂/	87
夏忙/	110
秋忙/	133
房子/	197
黑市/	233
拖拉机/	269
后记/	279

农之初

十八岁那年，我回到故乡商州罗村当农民。那时正是公社化的时候，我长得又细又高。队长一看受不了苦，给我派了个轻活，叫我看稻子。

那时稻地占耕地一半，公路边、丹江河堤上芦苇里，唧唧喳喳全是麻雀，每年稻子成熟时它们就像一片云成群飞入稻田吃稻粒，靠边上的几乎被吃个精光，队里派老弱社员去看守。开始只靠看稻子的人跑来跑去吆喝，在这边大声喊：“鹁子、鹁子（吃麻雀的猛禽）！”它们立即飞去另一处，赶雀的人整晌跑来跑去喊，它们来回飞，成效不大，于是队长叫人做了个土枪，装上黑色火药及一条火药捻子用火点着，“咚”一声，吓得麻雀又像云一样飞去芦苇中久久不敢出来。久而久之，聪明的麻雀竟认为人类黔驴之技而不必害怕，照吃不误。我看守稻子时也用土枪，第一次装好了火药，把纸做的火药捻子从枪筒侧一小孔穿入，再装入黑色火药用粗铁丝捅实，这一切都是一看稻子的老农给我教过，我把土枪端在手中，学电影中军人姿势，点了捻子，“咚”一声震耳欲聋，右手发麻，竟成了一只黑手。可能是火药装得不好，从药捻子那个洞中喷了出来直射手上，捻子孔很小，手只是发麻而没有受伤。第二次放土枪时，我不敢把枪端在手上而是架在一棵树杈上，一点捻子就跑，巨响之后枪向后蹬了一米掉到地上。后来因生产队里买不起火药加之麻雀已习以为常不太起作用，只好去一边喊“鹁子来了”、“啊呜”地东跑西奔，疲于奔命。到收割时，河堤边的稻子还是成了光稻草。这被称作轻活是因为不担不挑，照顾老弱去做，队长对才回农业社的我做了优待。

看稻子是和麻雀之争，看麦子却是和人之争，我说的并非成熟的麦子，而是麦苗，谁会偷麦苗呢，那又不能吃。由于自然变化，天渐渐雨水少，稻田缺水，生产队经讨论后想出一个办法，把稻田的泥土这边挖深一尺，垫到另一边去，一边成了旱地，另一边地低了，种稻子，叫作

框子地，一框水田一框旱田间隔起来，是个好办法。

旱地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，雨多了会渗入隔邻的水田中，干旱了，水田中的水又能潮上去，问题是肥料不足，水田中因把肥土起来了，下面的生土又硬又瘦，长的稻子不分蘖，不发苗，让油胆盖了被子。油胆是一种水草，蔓生、叶子似有油、不沾水浮于水面，多时连成一片，叫盖了被子，专和稻子争阳光和肥料，它的根像黄黄的鸡爪子，出五次苗，一个趾一个苗，并不是一起出，挖一次，它又出一次，永挖不断，农民下雨天也不得歇，披上油布、蓑衣挖油胆。我那时穷的两样都买不起，把簸麦子的簸箕穿了绳子扣在背上雨天上工挖油胆。隔邻旱地照理说双层熟土应是好地，但因是白地，没上一点粪，粪只够上近处的地，那时几乎没有肥料可买，上边分配多少才能买多少，社员把上肥料戏称调盐，可见其量少，所以再好的地长的麦子秆细的社员叫“鬼毛”，这还不算，地里长的节草可是又高又嫩、比麦还高，社员把它比作人身上的虱，把麦咬死了。

因为没粪就强迫社员养猪，谁家不养，罚粮，但是人都没啥吃怎么养得起猪，不养又得少分粮，只好养，让孩子放了学去寻猪草。草长得供不应求，猪不像牛什么草都吃，光吃野菜似的草，于是娃就看中了框子地鬼毛麦田里的节节草，每人提一个大草笼子，蹲下来放下笼子拔，这么一来，鬼毛麦子和节节草一样被连踏带笼子压成了平地。都是娃，他们只知寻不下草被父母打骂而不知麦子的可惜。派知青去看麦田不让娃去拔节节草，知青是“派来的城里中学生”，让他们做此工作一是劳动能力弱，二是认不得谁是谁家的娃。一视同仁不偏向干部的娃。等麦子熟了还得看，因为好些的麦穗可能会在夜间被大片地剪去了头。每晚挨家轮流派一个男人晚上看麦子，一片地派两个人，每晚计工十分。干部们怕看麦子的人偷偷睡觉，因为他们白天还得劳动，二十四小时不睡很难顶得住，就组织了干部巡逻，出其不意半夜抓住谁睡着，那他这十工分就泡汤了，白冻一夜。

到玉米、稻子、棉花、红薯、芋头等等农作物成熟时都得看，遍地是贼，一次红薯刚结下不大，就被偷了。开会时有人想出了个绝妙的办

法，第二天几个干部去检查各家厕所，果然在一家厕所中发现了消化不了的红薯皮破了案。否则，家家都是嫌疑犯。“衣食足，知荣辱”，饿死的边沿，谁还顾脸呢。

二〇〇五年夏天，我回到故乡陕西商州市罗村，看到很多地方烧掉包谷秆，收麦时又烧麦苋，公社化时是不可思议的了。那时，麦秆长的像鬼毛，包谷秆长的像烟锅杆，而且许多不结棒子，叫溜秆秆，那可是娃的上好食品，溜秆秆剥了皮吃起来与甘蔗不差上下。当包谷长了棒子而它还是光秆一条的时候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割来吃，免得白长争肥。我有五个孩子，放工时，我总是给他们带回许多，他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吐出的渣成为做饭的柴火。

没啥吃就没啥烧，因秆子细，分的就少，只能分麦苋，包谷秆分给养牛户做饲料，我们分不着，看到那些养牛户烧牛吃剩的牛草棒子，羡慕得瞪圆了眼睛，有些人竟恨得骂：“牛草棒子把养牛的咋不烧死呢！”可见农民家家遭烧柴的饥荒。

一到春天，没吃没烧，被称作春荒，青黄不接，我跟人家上山拾柴。第一次拾柴时我大约二十一岁，早上天不亮起来吃了饭，拿着母亲头一天晚上给我烙的包谷面馍做干粮，扛上扁担和借来的担绳，干粮用洗脸手巾角对角包了吊在扁担一头的担绳上，和几个人一起出发去对河张峪沟拾柴。翻过沟尽头的原子岭，已是中午，我胆怯了，脚首先吃不消，想休息，又不能掉队，空着扁担回去已发愁，何况还要担柴，我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。

到山后半山处，领头的说：“到啦，各人拾各人的柴，拾好了在这里集合。”

一会人都不见了。树林很大，净是杨树和白桦，我生怕手慢让人家等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堆已经没有叶子的手腕粗的杨树枝，以为是干些的，非常庆幸，用砍刀把它们砍成一米长的节节子，捆了两捆，一沉的很，抽出两根，可想想来这么远，拾的少了划不来，又加进去，反复几次才捆好。上去人家已恭候多时，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和大家一起坐下来吃干粮。包谷面饽饽冷了硬的像豆饼，吃到嘴里粗糙得像一包

渣，咽下时脖子不由自主伸长。我们生活中上顿下顿都是稀糊汤，从来不口渴，没有出门拿水的习惯。半山上没水，这样干吃了一肚子包谷面馍，为了省粮，馍掺和了大量酸菜，加盐吃了后越发口渴。

山路很陡，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一不小心，踩着豆粒大的砂石就会滑倒，一路战战兢兢，汗流浹背。在百斤柴担的重压下，我想到给人用刑的感受。总算下了山，到溪间边，肚中的包谷面馍发作了，加上出了大量汗，口渴得要命，放下柴担爬在溪水中，用手拨拉两下赶开小小水生物，咕咚咕咚喝了个饱，然后洗把脸坐下来，浮想联翩。想到电影《上甘岭》中战士渴得喝尿的镜头，想到上游的山民，在溪中涮尿桶、洗衣、洗尿布，更别说水里的细菌，那是眼不能见的，当人渴得要命时根本不想这些，只觉得溪水非常甘冽清甜，自我宽心地说“流水不腐”，“水流百步而自洁”。

休息了一会，大家又上路，当我再担起柴担时觉得重了许多，其实重量并不会增加。我记得在书上看过一个战士负了伤还能跑，一旦坐下休息便起不来，大概是同一道理。离家还有几十里，勉强担起柴担紧跟大家，坚持到下一次休息，每休息一次，觉得担子就重一次，肩膀也疼得肿起来，两腿发酸，坐下就不想起来，不走又不行。拾柴前，我低估了这次行动，现在才悟到在生产队里虽然经常担粪、尿，担庄稼，但那是近距离，一次最多十几分钟，而拾柴一担就是几十里，在这半路上真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

我拾的柴更被同伴们取笑，他们用刀在我柴担上的杨木棒上削了一下，立即有水渗出，说：“你看它没叶子，其实是湿的，这难干得很，杨木烧起来和麻秆一样不耐火。”说得我一下子泄了气，但转念一想，受这么多苦，总比空着回去好，比烧茅草子柴耐火。他们是指导我的口气，而不是嘲笑态度，意思是下次学精些，这是很重要的经验。人家看来久经锻炼，我却越来越吃不消，实在坚持不住了要求歇一会，大家也照顾我，每次要求都没被拒绝过。天色越来越晚，怕拖累大家天黑前回不到家，只歇一会便又和大家起身，如是反复不知多少次，终于看到我们罗村，太阳已压山，虽看见家，起码还有二里，但突然惊喜从天而

降，我三大（陕西方言，即三叔）来接我，简直如同遇到救命恩人。

受如此大苦回家又饥又乏想饱食一顿，可是母亲照例端上了大碗稀糊汤，只是比往常稠些，已晾得不冷不热，喝了三老碗，然后连衣上炕呼呼睡去。直至次日早上，母亲把我摇醒说：“队长喊叫上工啦！”我勉强起身，两腿痛的要命，且不听使唤，昨日拾柴请了一天假，今天不上工就要扣粮，好的是上工大家叫磨洋工，不太出力，腰、腿、肩整整疼了三天，七日后才回复正常。

第一次拾的叫硬柴。有了硬柴还得拾茅草柴，也叫引火柴，生火时易燃。拾硬柴要去几十里外的远山，拾茅草柴去村后的林沟外十来里浅山就有，把各种杂草割回来晒干即可。现在，村后土坡（我们叫原）州河里即丹江畔都生长着半人高的各种蒿草，无人问津，可那时比才剃了的头还光。天不亮老婆婆们背着破背笼，拿着破竹扫帚，在那曾长过草的地方扫磨一个早上，可以扫出半背笼草沫子回去引两顿饭的火。新扫帚还不行，太软，必须是用得很旧的硬竹刷子，每日你磨完了她磨，这草地还能不光吗。于是，我们有劳力的人就跑远些到中指梁、九沟渠一带割茅草，那里山大人稀，不长树，只长草，高不过一尺，这些杂草我们统称茅草子，割回来晒干就是每日做饭必不可少的引火柴，由于路近，也可整顿饭用它来烧，只是不耐火。

没油水的稀糊汤再吃不觉得饱，便越吃越多，没有粮食，只好多添水，先是以马勺计，后以桶计。例如母亲说：“大人一顿添三马勺，娃得两马勺。”以计算每顿饭锅里添多少水。后来嫌麻烦，干脆以桶计，由一顿一桶，加到每顿一桶半，粮却加不得。农业社秋麦两忙分两次粮，分回去得自己控制，弄不好就“后蹬”了，就是说还没接上下次收成已没粮了。我家有个小葫芦勺，母亲每顿以此量着下糊汤，水每顿增加，柴自然也就烧得多，拾柴太费力，还得额外拿干粮，这一顿干粮我一个人吃，下到锅里一家子就能吃一天，很不划算。茅草子不顶烧，三天就得拾一次茅草子柴，来回连割草的时间一次得七八个钟头，稀糊汤怎能耐这么久，我使用萝卜做干粮，每次拾茅柴带三个青萝卜，舍不得吃，直到捱好了担子，又饥又渴才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咬萝卜，一股辛辣

味道冲上鼻子，饱肚润喉。唯一是更加嘴馋得想吃油、肉或米面之类的食物，我妻说：“你真能成，我吃半个萝卜肚里就‘七杂’的不得了。”“七杂”是乡下土话，那是一种微痛、反酸水、非常难受的感觉。吃完了萝卜，担草下山回家，由于路近，比拾硬柴的苦强得多。一百斤重的草，担回去只能晒三四十斤，烧起来忽忽作响，我妈常叹道：“哎，一担子茅草忽隆不下三天，光这灶火就把人熬煎死啦。”如今回罗村看见包谷秆、麦茬，大多被当作废物处理，在田野里烧掉，满山遍野长满了草，那是跑几十里割不下的上好柴火，不由得回想起昔日为柴之苦。